



□ 张国辉

这几天,我总是盯着手机里的三张照片看个不停,一有闲暇就看一看。就在这几张图片里,儿时的点滴如同早上的露珠、晚上的彩霞、夏天的雨丝、冬天的白雪,那样熟悉、那样亲切,在我的心里涌起了浓浓的温暖和甜蜜之感,让我久久回味着,心中添了几分思绪。

这三张照片是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我又一次回故乡时拍摄的。故乡难离,虽然离开故乡二十余年了,因为父母早已不在老家居住,一年里回故乡的次数也就是屈指可数的二三次,而且每次回去,也都是来去匆匆。在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街巷、池塘、小河,还有自己拾过草打过菜的青纱帐,特别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却都因为时间短而顾不上,就是这三张照片也是我在即将离开时匆匆地跑到“北渠”边上拍摄的。

“北渠”有我儿时最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成长岁月中的快乐。从童年到少年的每个夏天,我大都是在“北渠”里嬉戏过,现在每当一想起故乡,首先浮现在我心底的便是位于老屋北边的“北渠”。那时的雨水多雨水大,围绕村庄的到处都是水湾,乡亲们常把这样的水湾叫渠,东边的叫东渠,西边的叫西渠,南边的叫南渠,而位于村庄北面的这一湾水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人习惯地称之为“北渠”了。

虽然现在照片上的“北渠”真的是一个小小水湾了,面积比原来小了许多,只有水边上青葱茂盛的芦苇还依稀有一些原来记忆中的模样。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北渠宽宽、水草丰茂。清晨,被一片浓重的

□ 刘树行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一城的“山色”让她拥有了秀美与深邃,汩汩的清泉让她拥有了灵动和活泼。城市的热闹喧嚣,我一向不感兴趣。些许浮躁的内心深处,就希望能走进山林,慢下忙忙碌碌的脚步,尽情拥抱自然,呼吸清新气息。车水马龙的济南,探访千佛山,成了游玩首选。

母亲已七十有余,很少离开过偏僻的小村,没真爬过山;妻和我三点一线忙教书,刚刚成家,生孩子,买房子,手头不宽绰,游千佛山也是头一遭;儿子才七岁,就能实现他爸爸多年没有实现的愿望,不由得慨叹如今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远眺千佛山,东西横列,蔚然深秀,犹如一架巨大锦屏。网上介绍说千佛山是泰山余脉,海拔285米,算不上高山、大山,却和趵突泉、大明湖并称“济南三大名胜”。它古称历山,因为古史称舜在历山耕田,又曾名舜山和舜耕山。隋开皇年间,因佛教盛行,依山势凿窟,铸佛像多尊,始称千佛山,并建“千佛寺”。唐贞观年间,重新修葺,将“千佛寺”改称“兴国禅寺”,遂成香火胜地。千佛山是一座山,但它却蕴含着无数历史积淀和文化元素,如今,千佛山已经代表了济南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自己不是佛教徒,但立足这片净土,身心也顿然宁静了不少。顺着主盘路向山上移步,贪婪欣赏着佛门静地的新奇:树木千奇百怪,远处路两旁的树上,挂满红色的带子,听说叫“许愿带”,自然要挂

□ 韩晓菲

夏日的水,美得妖娆又楚楚动人,水面波光粼粼,微风吹过,荡起层层涟漪,升腾着一股清凉的味道。对岸两只白鹭曲颈优美,站在芦苇边,与我四目相对,轻轻梳理那亮眼醒目的羽毛,格外悠闲。不远处,几块芦根经过河水一遍遍洗涤,漂浮在岸边,静静聆听着关于“水”的故事。

我的脚下是无棣清波河前丁闸段,刚施工完成的混凝土锁链块衬砌的河坡,犹如两条无限延伸的铁链,“锁住”了无棣人民的甘甜。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水边想触及些什么,突然惊起一群在岸坝下觅食的野鸭,“扑棱扑棱”跃过水面,齐齐地踩着水,凌波仙子般踏远而去,随波逐浪的只剩下一段段游离在水面上的芦根。我捡起半截白净透亮的芦根,它的中间是空的,灌满了甘冽的河水,咬一口,脆生生的,放在嘴里细细咀嚼,甜滋滋的,嗯,就是这个味道。

小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水缸,挑水的重担落在大哥的肩上,每当我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脸上洋溢着笑容,扁担“吱嘎吱嘎”发出欢快的声音,我知道他采芦苇回来了。我欣喜地迎上前,先拿到水里洗干净,挑出一块长长的芦根,当成口哨吹,就是“扑哧

扑哧”两声,也乐得合不拢嘴。有时候不舍得吃,就用它做吸管,贪婪地享受着清冽的井水。

那年,我们村的水井上没有轱辘,要将水桶挂在井绳钩上,打满水再提上来。有一次,我试探性地把水桶扔进井里,水桶瞬间漂了起来,当我再次向下望去,吓得两腿直哆嗦,索性坐在井边,只能眼看着大哥打水。只见他将扁担一头的绳子熟练地一抖,水桶一个翻身,竟然一下子就装满了水。他单手一提,瞬间就将水桶提了上来,接着就是第二桶。后面排队的乡亲们,乐呵呵朝我喊:“等你长大了,就能挑起家里的担子喽!”我灰溜溜地跟在大哥身后跑回家。路上,偶尔会有溅出的水滴,肯定又是谁家小孩子学艺不精,呲牙咧嘴、踉踉跄跄挑水留下的。细细想来,当初的井水并不是很甜,反而苦涩,但是有水吃的年代总让人感觉幸福满满。

思路回到现在,我们重新追溯生命之源。从簸箕李灌区白杨河渡槽,跟随黄河水浩浩荡荡走来,我的脑海里时刻回荡着一句话,黄河水是清的。站在渡槽平台,放眼望去,一位老农挥着膀子撒网,天女散花般一网又一网,打上来的都是空欢喜,没有鱼虾,除了少许泥草还有不断激起的漩涡、泡沫。“或

和儿子说要比赛,看谁是冠军。儿子许是记住了我的话,早就飞离了四人团体,一步两个台阶,像匹小马。真怕他“牛失前蹄(属牛)”,母亲直催我护着。一会儿,儿子在道拐弯处歇马了。近前一看,才知他被一个倚座石墙根、蓬头垢面的老人吸引住。那人面前摆一个破瓷缸,里边有几个零票,嘴里嘟囔着“行行好”之类的话。母亲从兜里掏出个一元硬币,慢慢放进瓷缸。母亲佛心柔软,做了一辈子善事,全村人都很敬重她。她时常教导我:多做善事总有好报,做善事凭良心,能做多,能做多大,能做多大就做大。

祥和的山风徐徐吹过,风里挟着淡淡的香火味;经歌仙乐飘飘,在峰峦间回荡。上山的石阶小道,窄窄的,时而平缓,时而陡峭。路旁的槐树时而茂密,时而稀疏。走着走着,攀登、攀登。不由得想到,人生几十载的路,不也是如此吗?哪里会有坦途直通尽头?无论是平坦还是崎岖,只要树立起前方的目标,攀登就绝不能停滞。

来到半山腰,眼前从青松掩映着一处建筑精美的院落。门额上书“兴国禅寺”四字,迥迥洒脱。进门看,庙宇不大,不过三座小殿堂。出得寺来,终于到达山顶。尽情享受迎面徐徐吹来的山风,相机不停地“眨着眼睛”,不知名的一些鸟儿在欢唱,奏出一曲悦耳的自然之音。闭上眼睛,倾听这美妙的声音,纵有了心旷神怡的感觉。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心疼

美不美 家乡水

许,他追求的是快乐。”我自言自语道。直到看着浑黄的黄河水,经过长途跋涉,卸掉一身的疲惫,缓缓流过脚下,我豁然开朗:黄河水是清澈的,我们的饮用水是甜的。由南向北穿过城区的幸福河,是最早的引黄干渠,而自西向东穿过城区的清波河,是连接东西部行洪排涝的重要河道,两河穿城而过,交汇处节日闹俗称“双闹”。这里是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方,清晨在老城区广场、清波河畔弯弯腰锻炼结束后,人们便赶个早市,买一些新鲜蔬菜,吃一份商河老豆腐,打打牙祭。晚上有夜市,美食大排档、奶茶刨冰、烧烤摊升腾、延续着人间烟火。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仿佛置身于徐徐夜香之中。

早市、夜市,由于工程施工暂停“营业”,竣工后必将成为无棣市民最期待的休闲娱乐好去处,我们期待着。今年重点实施的无棣县清波河水系连通及治理工程正在建设中,由原来的双闹变为四面闹,不但改善了水质,实现活水平循环、清水长流,还从水资源保护源头做起,强化水系常态化治理,建立人水和谐的商务、旅游、文化景观,这无疑将成为最靓丽的地标性建筑。

吃水不忘挖井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无棣曾遭遇过旱灾,当时的无棣水

前不由自主地出现了儿时捉迷藏放炮仗的开心快乐的童年时光。我在新修的街巷里寻找曾经的过往,这里的每一条胡同小巷都留下过我儿时的足印,也肯定还记得我青春的模样。

这里,更有我可爱的亲人和庄乡,他们也曾看着我在这里成长,虽然现在不一定能叫上我的名字,但一定还知道我是这个村里走出的孩子。每到春节时回到故乡,“家庙”是我必须要去的地方。

说起“家庙”就要说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位于山东省的最北端,与河北省隔河相望。在村子里,我们张姓是大姓,全村二千余人,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张姓又分四个“院”,是落居在这里的老先人四个兄弟分出来的四支。“家庙”就是供奉家族族谱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家庙”已经很破旧了,只有几间无顶的屋,院落更是残缺不全,杂草丛生,鲜有人迹,但这里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是捉迷藏的天然场所。我上中学的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不久,人们生活条件好起来了,四个“院”的几位老人坐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决定重建“家庙”。五间大瓦房,大大的院落,高高的门楼,厚重的大门,很有古代深宅大院的风格,让人看了肃然起敬。“家庙”建好以后,四个“院”里都又购置了锣鼓家什,挑出会敲鼓会打锣的,组成一个班子。每当春节临近,就聚在一起演节目。父母还在老家居住的时候,我每年回家过年,一有时间我就到“家庙”去,在族谱上熟记自己家的支脉,听欢乐的锣鼓声,到院子里找寻自己儿时的身影;不在老家居住了,每次大

年初一回到老家,与“院”里的长辈们互道祝福。

老家村东头的一片坟地,也是我时常驻足的地方,那里有我认识和认识的祖辈长亲。在老家时,我曾经与他们相偎相依不离不弃;离开故土,他们是我对家乡最深的记忆,无论走到何处身在哪里,他们都是我的根基。

这就是我亲爱的故乡,虽然无法把对它的记忆、思念和爱全都一一表述出来,但对它却是满怀深深的向往,总想要记住它的点滴,总想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就是我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无法割舍。春天的野菜,树上的槐花,半熟的小麦,青涩的玉米,雨后的蘑菇……都是我儿时可以充饥的“美食”;家乡的每一条街巷,家乡的每一片田野,家乡的每一棵树木,家乡的每一注水塘,都留下过我的足迹,记录着我的童言稚语;家乡的路上、树上、屋里、墙上,都有我玩耍时留下的印记,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清晰;家乡的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每一个角落、阴凉里,还留存着我青春的气息,仍然带着丝丝甜蜜。

回到故乡,睹物思人,我的思绪同眼前的景物一起又飞回那遥远而美好的过去。离开故乡,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热恋中的人儿日思夜想,挥之不去。生我养我的故乡孕育了我的成长,记录下我童年的美好时光,我总是想着要回到这个温馨甜蜜的小村,再看一看住过的老屋,再钻一钻村北的青纱帐,再闻一闻家乡田野里的瓜果飘香,再听一听回忆里母亲呼唤我回家吃饭的嗓音,那么响亮。

母亲,便和妻子商量兵分两路:女士坐缆车,男子汉徒步。儿子的脑瓜摇得像拨浪鼓:“我要坐缆车,我走不动。”母亲赞成。我执意说:“能上山顶,还要下得去,一个来回,才是完整的一次登山,决不半途而废。男人要有这样的气魄。如果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就背你。”说实话,不是心疼花钱,只是给儿子一次证明自己“行”的机会,让他晓得今后的道路有上有下,有直有曲,有轻松,更有艰辛。母亲看来,我是心狠了点,可我深知,有责任的爱才是更深层的爱。儿子自然不愿意,但面于我执拗拉长的脸,还是乖乖地跟在我后面。

经过了一段不知多久的时间,两支队伍终于“汇合”。母亲和妻子一个劲儿地惦念儿子太累走不下来。一路上,我和儿子走走歇歇,讲故事,吃美食,牵牵手,鼓励他一定要送给奶奶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跟前没有了俩女人在,儿子倒更乖了些。欣赏着儿子红扑扑的小脸,我树起了大拇指。

初探千佛山这块宝之地,不由得赞叹景色秀美神奇,而心底最美的却是金色阳光下家人同游的感觉。你看,两朵灿烂的花儿盛开,儿子那朵最娇艳,母亲那朵最难得。拥抱儿子,丰富成长的内涵;拥抱母亲,传递关心的温暖;我和妻子,一起拥抱阳光,一起拥抱人类内心应有的平静和达观。再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城,回到自己工作的学校,浮躁悄然消退,而我的脚步更加轻盈、矫健,向着未来,我将不停奔跑。

母亲,便和妻子商量兵分两路:女士坐缆车,男子汉徒步。儿子的脑瓜摇得像拨浪鼓:“我要坐缆车,我走不动。”母亲赞成。我执意说:“能上山顶,还要下得去,一个来回,才是完整的一次登山,决不半途而废。男人要有这样的气魄。如果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就背你。”说实话,不是心疼花钱,只是给儿子一次证明自己“行”的机会,让他晓得今后的道路有上有下,有直有曲,有轻松,更有艰辛。母亲看来,我是心狠了点,可我深知,有责任的爱才是更深层的爱。儿子自然不愿意,但面于我执拗拉长的脸,还是乖乖地跟在我后面。

经过了一段不知多久的时间,两支队伍终于“汇合”。母亲和妻子一个劲儿地惦念儿子太累走不下来。一路上,我和儿子走走歇歇,讲故事,吃美食,牵牵手,鼓励他一定要送给奶奶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跟前没有了俩女人在,儿子倒更乖了些。欣赏着儿子红扑扑的小脸,我树起了大拇指。

初探千佛山这块宝之地,不由得赞叹景色秀美神奇,而心底最美的却是金色阳光下家人同游的感觉。你看,两朵灿烂的花儿盛开,儿子那朵最娇艳,母亲那朵最难得。拥抱儿子,丰富成长的内涵;拥抱母亲,传递关心的温暖;我和妻子,一起拥抱阳光,一起拥抱人类内心应有的平静和达观。再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城,回到自己工作的学校,浮躁悄然消退,而我的脚步更加轻盈、矫健,向着未来,我将不停奔跑。

母亲,便和妻子商量兵分两路:女士坐缆车,男子汉徒步。儿子的脑瓜摇得像拨浪鼓:“我要坐缆车,我走不动。”母亲赞成。我执意说:“能上山顶,还要下得去,一个来回,才是完整的一次登山,决不半途而废。男人要有这样的气魄。如果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就背你。”说实话,不是心疼花钱,只是给儿子一次证明自己“行”的机会,让他晓得今后的道路有上有下,有直有曲,有轻松,更有艰辛。母亲看来,我是心狠了点,可我深知,有责任的爱才是更深层的爱。儿子自然不愿意,但面于我执拗拉长的脸,还是乖乖地跟在我后面。

枣花香里念滨州

□ 黄治文(甘肃)

6月,在台子镇邵家村的清晨打开一扇花格窗一条大河的声音穿过梯子坝像久违的亲人迎面而来还有枣花的芳香、鸟声的温存那一枝枝、一串串浅黄色的枣花摇曳着密集而精巧的“小手”撒出一把又一把淡雅的馨香

百年枣园,沉浸于晨曦穿林沉浸于暮雨润园蜜蜂唱着枣花的心跳唱出被岁月磨光的往事和忙碌在林子里的枣农一起用一个“勤”字辛苦侍弄的枣田那棵几百年的枣树王穿越岁月的沧桑依然花繁叶茂、虬枝苍健它以优雅的古韵、清爽的遗风拥抱着家村的日新月异圆铃枣,就是邵家村春华秋实的农事邵家村就是枣农们世代厮守的至爱家园

我爱上滨州了,我知道古老的枣园所历经百年风雨的过程需要用汗水写下一部沧海变桑田的“耕耘史”今天的邵家村童话般的红房子隐于绿荫当中枣花香里,游人穿梭网红打卡,旗袍走秀雅者行吟,童者高歌素琴曲韵,在一盅清茶的幽香里漫谈光阴的闲适

逸趣于枣荫下的人们谈论着赵匡胤和传说中的“皇井”谈论着“御枣园”以及时下的收成也谈论枣花酿下的那一坛坛美酒和枣花人家的家常琐碎谈论着鹤伴山下的今古奇观谈论着黄河岸边的趣闻轶事也谈论伏生归隐梁邹的来龙去脉和他保护传承《尚书》的济世之功

9月,在邵家村的傍晚穿行于幻景般的枣园枣林被三重秋色层层晕染累累硕果是挑逗味蕾的诱惑是嬉戏采摘的欢乐,是叠加收获的喜悦如果正好有一根长长的竹竿亲一下树冠,亲一下繁盛的累枝红枣在树下,那一阵噼里啪啦的红枣雨就会让你沐浴一场惊喜与浪漫

游人如织,却独闻圆铃枣尝其味,爽脆甘甜,满载而归商者有道,亦独钟情圆铃枣赞其品,声名远播,订单如雪摆在盘中的枣山,是生活的馈赠是对甜蜜的一种展示和留恋枣花蜜,就是枣园人家的味道其中的每一颗大红枣,都是邵家村人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拾起鲁北乡音,斟满一碗枣花酒就着一碟甜蜜的熏枣老祖宗一样坐拥时光的枣树王成了游子心上抹不去的乡愁像黄河水流向东方,像枣树根深扎热土像袅袅炊烟悠然地飘向天空永恒不止,经久不息(作者系第五届中国诗会三等奖获得者)

大平原(外一首)

□ 祁林虎

大河东去,始终没有停歇疲倦的傍晚,我倚在快阁的栏杆上向远方望去,注视河水平原之用,在于辽远而阔大在于安慰失意之人的内心叶子落尽,心事就能显现出来而河水凝冻,挤不出一粒多余的水滴就像律诗中的某个字眼或者陷入泥潭,让人无法脱身

月光澄澈,水土分明毫无出处的琴声悠扬而来随水流越过群山。我知道,叶子落下秋天就来了。我在遥远的异乡想起坐在船上的老朋友摆弄着笛声吸引了鸥鸟徘徊在我们周围

垂钩辞

水波在上,河岸在下。我们越过芦苇和枯草。注视河流太久就会成为水边芦苇的一部分我们坐在寂静里,抽烟,看水面浮动涟漪不停地推敲河岸。有时我们试图解开缠绕在芦苇上的水线试图留住滑向掌心的水滴。而鱼试图从钩中挣脱,我们握住它同时要握住鱼鳞和碎草屑以及,其它无关紧要的事物

朋友说,昨天读《寒山诗》“我将睡在小溪边,让两耳洗净”时节接踵而至,我们在水桶里洗了手那时水波在上,寂静的河岸在下